

徐嘉炀后现代水墨

Kar-yeung's Post
-modern Chinese
Paintings

 吉林美术出版社
JILIN FINE ARTS PRESS

Kar-yeung's Post-modern



THE HISTORY OF THE

ROYAL SOCIETY OF LONDON

FROM ITS ORIGIN TO THE PRESENT

BY

J. H. B. H. H. H.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嘉炀后现代水墨 / 徐嘉炀绘. — 长春: 吉林美术出版社, 2004. 6

ISBN 7-5386-1632-2

I. 徐... II. 徐... III. 水墨画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53238号

徐嘉炀后现代水墨

Kar-Yeung's Post-modern
Chinese Paintings

出版 / 吉林美术出版社

www.jlmspress.com

责任编辑 / 零肆 尤雷

装帧设计 / 亚力设计工作室

发行 / 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

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)

印刷 /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/ 2004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开本 / 635 × 965mm 1/8

印张 / 14 印数 / 1-2000册

书号 / ISBN 7-5386-1632-2/J · 1325

定价 / 38.00元



徐嘉炀后现代水墨

Kar-Yeung's Post-
modern Chinese
Paintings

 吉林美术出版社
JILIN FINE ARTS PRESS

……真正的创作是内心深处的再现。

■ 徐嘉炀艺术履历

1942 年生于北京。

现为中国画研究院院委、岭南画派纪念馆董事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
广州美术学院客座副教授、香港书画学会会长。

1977 年于美国、加拿大举办个人画展。

1986 年参加 [穗港澳联展]；[韩国亚细亚彩墨大展]；[日本现代美术展]；
主编东方水墨画册。

1987 年在台湾举办 [岭南画源流大展]。

1988 年获日本第廿四届 [亚细亚现代美术展] 优异奖；

获北京中国画研究院主办之 [国际水墨展 88] 优秀作品奖；

参加韩国 [东方现代水墨展]；在台湾举办 [中国当代书法展]；

[韩国国家文艺中心书法展]（作品收藏于韩国书艺殿堂）。

1989 年书法入选 [中国第四届书法篆刻展]；

参加 [中国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]；策划香港书画学会 [首届邀请展]。

1990 年在日本策划 [香港名家水墨大展]；在台湾举办 [徐嘉炀现代水墨画展]；

在北京参加 [中国画研究院院展]；在日本举办 [徐嘉炀后现代水墨画展]。

1992 年参加 [92 韩国国际现代书艺展]；在美国举办 [后现代水墨画展]；

在香港举办 [徐嘉炀后现代水墨画展]；在澳大利亚举办 [徐嘉炀后现代水墨画展]。

1993 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 [徐嘉炀后现代水墨画展]；参加北京 [国际书法交流展]。

1994 年在香港举办 [徐嘉炀后现代水墨画展]；参加香港 [1994 亚洲艺术博览会]。

1995 年参加北京 [全国第八届美展邀请展]；[中国艺术博览会]；

参加香港 [1995 亚洲艺术博览会]。

1996 年参加香港 [当代中国书法]；举办 [徐嘉炀后现代水墨画展]。

1997 年在香港举办 [徐嘉炀书法展]。

1998 年参加深圳 [第一届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]。

1999 年在香港举办 [徐嘉炀水墨画展]。

2001 年在香港举办 [徐嘉炀后现代水墨画展]。

2002 年在香港举办 [徐嘉炀画展]。

2003 年参加 [澳门联展]；在香港举办 [徐嘉炀作品展]。

自序

身边经常有人对我说：去看山吧！多采风，多周游，自然可以找到创作灵感。又有一些人出于爱助之心，见到很美的风景，就会用相机拍下一幅又一幅照片，然后一片真诚地送给我作为创作水墨画的题材。这些出于对我爱护及关心的人往往令我忍不住淌下眼泪，铭记于心。

每当创作时，我最常采用的方法，首先是在脑海里形成一种感觉，一种如真如幻的新景象，重要的是把握刹那间的的气氛，全身心进入那境界中，如果即时地能够把那感觉描写出来，那就是我的创作。

再次看到这独一无二的作品时，很自然可以体会到当时灵感到来的那层意境。也就是说心中的意念通过画面就永久可以呈现在眼前。

另一方面，灵感来到时，如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即时记录下来，日后再提起画笔想通过追忆画出来时，往往很可惜，就算怎样经之营之，加上分析、光暗透视、平衡布局等绘画理论，偶然间进入生命的感受已经变成没有生命的构图了。那种通体流动，玲珑剔透的感觉，已经了无痕迹。追忆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越来越模糊，只有艺术创作才能保留下生命飞逝的一点雪泥鸿爪。

所以游山玩水、写生采风、参考资料、画册图片等等，只是充实创作的养分，真正的创作是内心世界深处的再现。

我的创作并非按照传统，没有留白、没有中锋，只是脑际灵光一闪的意念。当然如果没有大自然的养分，没有在传统笔墨打下的扎实基础，就算有多优美的景象，多宁静醉人的画面，相信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再现了。



缝缀时间的碎片

——嘉炀先生的后现代水墨画

砚 泥

回头看，时间散了一地，零落地铺在生命的角落里：这一段是春，那一截是秋；此一星花笑，彼一粒月静。时间如覆水，波光四溅，难成一掬，唯有艺术家凭着灵感和天才，笔针墨线，将时间的碎片缝缀成了一件华衣，披上，造就一片新绿。

徐嘉炀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意匠，时间在他手下是烟波山水，是媚雅心情，其画自顾风前影，其意临去几回头，牵着你的目光，一步步，走进缤纷色彩，走进快意与妙感之中……

主题：万树桃花月满天

我也不登天子船，我也不上长安眠。姑苏城外一茅屋，万树桃花月满天。（明·唐寅）

读画，如要入骨、入心，先要入眼。

徐嘉炀先生的画一入眼帘，心下沉积的朦胧的梦影就渐浮上来，幻成真实的印象，似万人丛中，遇见思念的那个人，“哦，原来你在这里！”是一种惊奇，是一份欢喜。

花、树、月、瀑、风、雪、霞、涛……挟着四季，涌入他的笔端，流入纸上，于是，古色古香的宣纸便风云际会、风光无限了。

徐嘉炀先生上世纪20年代生于北京，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，对写意水墨情有独钟，长期的艺术实践和早年海外求学的经历，使他能以西方文化的视角来参悟中国水墨画的精髓，挥洒笔墨，也挥散心情。

他的画入眼，山川沟壑、江海云天信手拈来，纸上铺陈，便漾出一种内敛的睿智，一种恣意的慧黠，朴拙中见真纯，繁复里显轻灵。风光入怀，就会扯出一缕缕或婉约或绮丽或富华的情愫。秋风霁海，深树飞瀑，皓月千里，鸢飞鱼跃，苍岩带斜阳，唐宋气韵，现时情怀，凝于纸墨中，晕在尺幅间，是心灵的感觉，是艺术的渴望，如他所言：“偶然间进入生命的感受已经变成没有生命的构图了，那种通体流动、玲珑剔透的感觉，已经了无痕迹。追忆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越来越模糊，只有艺术创作才能保留下生命飞逝的一点雪泥鸿爪……而真正的创作是内心世界深处的再现。”

他的画入骨，色彩斑斓，意象丰富，透过纷纭的世事表象，剔出一种对自然本原和内在精神的关注。在他的大量颇具前卫观



念的实践性的作品中，泛着一股对人文情感、生存空间的审美取向的哲学思考。真意可捉，童心可鉴，撷景入画，携人入境。那一团团浓得化不开的颜色，那一抹抹扑不灭的欲望，跳出画幅，逼过来，撩人眼目，沉入腑底，是刻骨，也是难忘。

他的画入心，那云，那雾，那梅，那荷，那风，不知不觉间就潜进了身体里最柔软的那部分，胸中藏万壑，魂间有山水。“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”张爱玲谈情的这句话，在此时也有了别样的意味。步入山水，揣摩风雨，触着自然之灵韵，于是懂得，懂得沉默的语言，懂得绽放的情怀，而心底的忧郁和感伤从淋漓的笔下溢出，就是人性的慈悲，馨暖着芸芸众生。

“我也不登天子船，我也不上长安眠。姑苏城外一茅屋，万树桃花月满天。”唐寅的诗疏狂率真，清超不羁，寓嘉炀先生的画境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中国画常以苍茫天地、高山流水、花草树木、烟霞雾霭来寄予自己最高精神追求，如品性、人格和情致。徐嘉炀的画禀承了这一文化传统，画的主题依然是古典的，山峰、丘壑、石林、冰河、秋月、波涛、曙光、瑞雪、泉瀑……落在纸上，一树的浪漫，一轮的诗意。而在画家的笔下，这主题又被抹上一层新意，观照人性、怜惜自然、追索生命等意义在他的画作里蓬蓬勃勃地洋溢着。

自然是无知无觉的，只因把人的万千心意放进去，就有了纷繁婉转的意味。一枚花瓣、一片光影就能撩起人的情思，而此境的酿制全赖个人的禀赋和造化。

所幸徐嘉炀先生有着让人叹服的慧眼和灵心。

风格：袖手何妨闲处看

有笔头千字，胸中万卷；致君尧舜，此事何难。
用舍由时，行藏在我，袖手何妨闲处看。（宋·苏轼）

徐嘉炀先生一蓑烟雨，行走天涯，自在山水徜徉，切割下每一处心动的风景，粘贴在纸上，便是一幅幅生动的心情。

个性是艺术的生命，也是艺术家的生命。徐嘉炀先生久居香港，繁华下保持一种落寞心境，冷眼望尘，袖手闲看，笔墨风云之上氤氲出独特的艺术观，鲜活透澈，淋漓酣畅。他在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研究的基础上，不泥古法，不拘形式，着力探索后现代社会人类潜在意识和多种文化现象。契合着徐嘉炀先生淡泊名利、虚怀若谷



的天性，他的笔下凸现着一种对大自然真挚的爱恋和尊重，一种对人类生存状态深切的忧虑和叹息。

他说：“我的创作并非按照传统，没有留白，没有中锋，只是脑际灵光一闪的意念。当然如果没有大自然的养分，没有在传统笔墨打下的扎实基础，就算有多优美的景象，多宁静醉人的画面，相信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再现了。”

正是这种哲理性艺术思维的律动，使徐嘉炀先生的作品散发着浓郁的本土文化气息，呈现着个性鲜明的后现代水墨的艺术样式，透射着富于哲理且让人耳目一新的色彩和笔墨架构，深深地感染着受众。

中国画坛的传统与现代之争经年不休，令艺术家举墨维艰。徐嘉炀先生则以意念、意境先声夺人，笔墨淋漓，衣袂飘飞，扬起的是一纸波澜、一尘超逸。“顺天道”、“法天意”，下笔思绪灵澈，落墨神采飞渡。“天人合一”的理想已然成为他一如既往的艺术追求和人文情怀。

他的画流动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现代感。他冥神思考于西方绘画艺术，他潜心思辨于中国传统的画理画论，终有所悟：艺术不只在艺术间存在，更交错其它的类别，允许艺术和俗物共存，允许艺术使用素材媒体的自由，允许矛盾对立的存在，允许挑战造成的破坏解构，更超越原有的表面思维，让机缘造就未发生的可能。



因此，他的水墨画，具有了新的审美角度与表达情绪手法。综合传统中国之笔墨架构及抽象意念，超越视觉上的平面限制，笔法随心所欲，相互为用，造形中求平衡，虚实相生，墨色层次变化丰富。画面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身影，又有现代社会新鲜的题材和眩目的色彩。他善于捕捉刹那间的美感气氛，掌握山林茂盛、层峦叠嶂的生动气韵。立在其画前，色彩的喧嚣、山水的气质便扑面而来，那一瞬的感觉，是刹那，也是永恒。

“用舍由时，行藏在我，袖手何妨闲处看。”是风景，也是风情，还是风格。

他的作品犹如佳肴美饌，甫一出炉，便惊煞人眼，有活色生香之感，无寡淡轻薄之意。老夫而有思凡之心，老丈而有叫春之意，恨不得把箱底翻转，把酒窖踢破，徐嘉炀先生率性任意的天性，在纸墨间恣肆，在山水间狂奔，一吐为快。

所谓恬淡，所谓闲逸，所谓新意，不过如此罢了。

色彩：淡妆浓抹总相宜

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（宋·苏轼）

色彩是一只鸟，载着灵感和情韵飞在纸天墨海之上。

读徐嘉炀先生的画，总觉得是徘徊在江南的风中。一树玉兰花怒放在天井中，一只红狐倏地穿过回廊，一座小桥迤迤地滑过湖面。天地间流溢着颜色的河，那红，那绿，那蓝，那粉，那黄，就一脉脉地漫进心里。那颜色不是夺人的霸道的恣肆的，而是幽静的清雅的空濛的，细致地钩沉出梦的幻影，别致地续补着旧时故事。

《风的季节》中芦苇在风中荡着浅黄淡粉的涟漪；《开花时节》里郁绿青丛之间参差着点点红晕；《秋月》内黑色的夜游动着昏黄的月；《红梅山谷》中隐约依稀的梅萼星缀着蓝色的山谷；《睡莲》是姹紫色的莲幽怨地浮在似黑似黄的湖面上。颜色在他手上，被揉成了丝丝缕缕的情和欲，涂在纸上，抹在心底。

于是，读画人就会穿行在典丽考究的汉赋中，踩在忧郁婉转的二胡琴音上，用纤长细白的手指抚摸着绵软光滑的盛唐丝绸，是沉缅在昨天的想象里，也是沉溺于今日的空茫中。那是一种暗地妖娆的凝眸，也是一种华丽转身的谢幕，是浪漫，是惊奇，更是感动。

色彩是绘画的语言，它“最终地打开感觉的阀门”。山林的皴染，流云的蔓延，花月的漫点，泉瀑的铺张，都显示了徐嘉炀先生看似随心所欲却点墨用意的运色功力。

色彩是繁复绵密的，心思却是简约淡泊的。对自然的谦和与亲近从他的行色用墨便见其度。由此也体现了后现代艺术对自然的尊重，对多元文化形态的重视，对当下生存现状的关怀。现代科技文明导致了工具理性的畸形发展与人文精神传统的萎缩，高消费、高发展、向自然的无限索取造成了人类生物圈的破坏、生态失衡、环境污染、人的异化等后果。艺术对于沉于俗世而不能自拔的人类，无疑是一种救赎和解放。因此，徐嘉炀先生的画也是通过色彩张扬了这一理念，是审慎的态度，也是担道的责任。

美人本色，天生丽质，若淡妆，则素雅，若浓饰，亦华贵。其实，徐嘉炀先生的画也是这样，淡处着墨，浓时用彩，应和着画的情境，山中岁月，海上心情，就如此地被浓淡相宜地描摹出来。

徐嘉炀先生就是一位为自然美容的化妆师，轻灵而飘逸。

故事，可写成闲话；风景，亦可淋成水墨。端在有一双不倦的脚和一颗不输的心。时间的碎片在他的手上被织缀成一件华裳，荡着不绝的风情。嘉炀先生的后现代水墨画，犹如不倦的候鸟，在艺术的蓝天中恣意放飞……